

首位奪得世界推理小說最高榮譽的華人作家

2001年安東尼小說獎得主

裘小龍 著

胡承偉 譯



紅塵歲月

YEARS OF RED DUST

紅塵歲月

裘小龍 著

胡承偉 譯

(裘小龍根據英文本校訂)

中文大學出版社

《紅塵歲月》

裘小龍 著

胡承偉 譯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
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
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
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411-5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Years of Red Dust (in Chinese)

By Qiu Xiaolong

Translated by Hu Chengwe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11-5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駐校作家計劃為我所提供的時間和
空間，對這本集子的完成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我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自序

想到寫一本延續性短篇故事集子，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最初的啓發來自我的朋友羅森塔爾 (M. L. Rosenthal)，他是美國著名詩人兼批評家，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詩論，《現代延續性詩歌》(The Modern Poetic Sequence)。按照他的觀點，詩歌因其抒情強度，只能是短篇的；偏重敘事的史詩或長詩，由於其他文學藝術形式的興起，再難用以反映複雜的現代社會生活。現代主義詩人們求變，嘗試之一就是延續性詩歌。這些詩往往是片段性的，但其間有種種關係，在隱含的空間結構中，形成一個有機的、延續性的整體。這本專著解釋了二十世紀西方詩歌中的一個現象，我卻想到了詩歌之外，想到了我正開始寫的小說。

寫現當代中國，歷史背景的複雜性是無法迴避的。要把一個九十年代的故事講清楚，前因後果，得追溯到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在小說中，固然可以用倒敘等手法加以交代，但只能是三言兩語，顧其一而不顧其二。我因而開始設想，或許可以把

一些過去的小故事寫出來，按年代順序排列在一起，每兩三年一篇，從1949年一直到現在。這樣，我們既讀到了獨立成篇的故事，也看到了文本後面的歷史——不是片段的，而是在延續中的。

接著是構思一個獨特的歷史敘事框架。有許多年時間，我生活在上海的一條老弄堂裏。誠如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所說的那樣，只有在回憶中，過去的經歷才會得到新的理解。在那些歲月裏，我回想起，一到了晚上，居民們便會聚集到弄堂口，聊天講故事。回憶中這幕熟悉的場景，在作品中稍稍虛構一下，構成了敘事與敘事者的背景。在此敘述的，多少與弄堂中的人與事有關，但並不局限於其中。弄堂口有一塊黑板報，上面寫這一年的大事紀，不一定與故事內容有直接關係，卻界定了敘述的歷史語境。這或許是受到新歷史主義學者的影響，他們的論著多以具體的小故事開頭，接下去長篇大論；在這本短篇小說集子中，是粗線條的黑板報出現在故事前，雖然講故事的偶爾也會插上一兩句評論。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關係其實是互動的。

我試著寫了開去，漸漸又想到另外一些東西。因為，一個年代的故事，一旦放到另一個年代旁，就彷彿產生了新的張力，像是在互相注釋、對話、批判。講故事，人們一般都有意義，但在現代中國社會，意義恰恰是由特定的政治歷史背景所決定的。問

題是，政治運動接二連三，這個背景處於不斷的變化中，意義也因此始終在建構和解構中。其實不僅僅故事，故事中的人、講故事的人也同樣如此。這些年來流行過多少「階級劃分」人的標籤，如資本家、右派、黑五類、造反派、紅衛兵、走資派、私營企業家……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貼上又撕下，疊加在一起，充滿卡夫卡式的荒誕和絕望。一個在五十年代講的故事，字裏行間洋溢大躍進的激情，到了六七十年代的語境中就有了嘲諷的意義，到了八九十年代意識形態下，甚至完全被否定了。我於是把這本集子取名為《紅塵歲月》(Years of Red Dust)，這條弄堂就叫「紅塵坊」。

在我們的歷史課本中，這所有的「滾滾紅塵」都可以一筆帶過；像毛澤東主席當年豪情滿懷地所寫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這也正是文學不同於歷史的地方，文學注重的是人，是個體生命的悲劇或喜劇。在歷史書裏，也許只是無足輕重的一條腳注，對一個個人來說，卻足以影響、決定他或她生命的全部。

只是，故事的寫作遇到了具體問題。原計劃在長篇小說脫稿後，集中精力寫短篇，但沒多長時間，出版社就來詢問，下一部長篇什麼時候可以完稿。好幾本書都這樣給催出來了，這些小故事卻依然是「延續性」的，還在零敲碎打中。自己的惰性肯定是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也許是不斷冒出來的一些新想法。例如，在

「紅塵坊」的現實生活故事中，並不像在書本中那樣，有「從此幸福生活下去」的程式化結局。相反，過一些年，社會又變了，故事也就有了續篇，但其中產生的新意義、解釋，也顛覆了前面的故事。我試著去寫幾個這樣有上下篇的故事，篇中間要隔開一二十年時間。不過，我也真有些急了。什麼時候才能寫成這本書呢？

還真應了一句老話：無巧不成書。

今年三月份，法國的《世界報》與我聯繫，要從六月開始連載我一部尚未發表的作品。要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寫一本書，是難以想像的事。幸虧，我找出那些未完成的短篇，編輯看了決定按計劃進行，連載六個星期。我真喜憂參半。高興的是有了外在推動力，終於可以完成這部書稿了；擔心的卻是時間。手邊有些篇章只是草稿的草稿，有些只是綱要，要趕在五月中旬定稿（還要留出翻譯、編輯的時間），實在太緊張了。而且，那幾個月趕上女兒報考大學，家裏有不少要分心的事。

也還真巧，香港中文大學在年前就作了安排，要我四月份來港作為駐校作家住上一個月。獲悉《世界報》的情況後，英語系的Parker教授幫助排除了種種可能的干擾，讓我埋頭寫稿。臨海的房間十分安靜，離學校的餐廳只有幾步路，也省下了不少時間。每天一起床就可以坐在電腦前，到晚上把寫成的部分給法文翻譯

電郵過去，一天天流水操作——在這難得的時間和空間裏，我居然還提前交稿了。

小說開始在法國連載，我在社科院的老同學胡承偉看到了，蒙他厚愛，把《紅塵歲月》趕譯成了中文；他在法國國家電臺中文部就職，在電臺把中譯文與《世界報》同步一篇篇播了出來。

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要出版這本集子的中文版了，我是很高興的。不僅僅因為書在這裏定稿，又在這裏得到出版社編輯謝偉強先生的鼎力相助，這麼快就能得以問世，也因為我想到，就像我自己讀到的那樣，在中文文本中，讀者可以讀到、想到其他文字中找不到的東西——即便僅在書名中，一如「歲月」滄桑的意味，一如「紅塵」互文性的聯想。畢竟，在英文中，Red Dust只是「紅色的塵土」。

2008年10月
美國聖路易斯

目 錄

自 序	ix
楔子：歡迎光臨紅塵坊	i
紅塵坊黑板報的來歷（1949年）	9
懷上我的那個夜晚（1952年）	19
戰俘歸來（一）（1954年）	26
豆腐工人詩人包宏（一）（1958年）	32
中國象棋（1964年）	41
文化大革命的破鞋（1966年）	49
鬥蟋蟀（1969年）	52
尼克松總統訪華（1972年）	59
藥片和照片（1976年）	70

晉朝皇帝的山羊 (1979 年)	75
軍裝 (1980 年)	81
大碗和炮仗 (1984 年)	92
安全帽 (1987 年)	104
分房記 (1988 年)	111
鐵飯碗 (1990 年)	123
戰俘歸來 (二) (1992 年)	130
駝背老方 (1995 年)	138
豆腐工人詩人包宏 (二) (1996 年)	151
捏腳師傅 (1998 年)	159
父與子 (2000 年)	169
彩票 (2005 年)	180

楔子：歡迎光臨紅塵坊

到今年年底，民國三十八年，不，新中國了，應該是一九四九年的年底，作為你未來的房東，或更確切地說，你未來的二房東——我，住在這條弄堂裏，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對一個剛來這個城市讀書的大學生來說，你對上海還不太瞭解，想找一個最能體現這個城市特點的地方，方便，體面，花費又不太貴，紅塵坊真是你最理想不過的選擇了！我的意思是說，在這裏，你可以過上真正而典型的上海生活。

紅塵坊，這名字起得太妙了！聽一個風水先生說過，名字要起得好，就得有大學問。名字起得平庸呢，沒意思；名字起得太響亮堂皇了，不但沒有好處，反倒叫那些妖魔鬼怪眼紅。想一想，我們都是來自塵土，塵土，普普通通，必不可少，一旦加上個形容詞「紅」，那就大不相同。紅叫人產生多少聯想：人類的激情、革命、奉獻、名利等等……

你是個老實、勤學的年輕人，我知道，我也真希望你能住

進紅塵坊，成為我的房客。要不，先跟我到紅塵坊逛一圈，你可以自己看著拿主意。

紅塵坊這條弄堂，在清朝末年已有記載。抬頭看，弄堂口那塊筆勢遒勁的牌子，據說還是一位著名的舉人寫的呢！接著，這條弄堂作為法租界的一個部分——雖然不算中心——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確實，多少滄桑變化，白雲蒼狗啊。這一刻，世道又在變了，共產黨一路推進，國民黨全面敗退。芸芸眾生，瞬息萬變，但我可以告訴你，紅塵坊始終是那麼不尋常的一條弄堂。

你想像一下紅塵坊的位置：在上海市的中心。從這裏上任何地方，都是那麼方便。往南，步行一刻鐘，就是城隍廟，各種風味小吃夠你嚐的。往北，可以慢慢蹣跚到上海和亞洲最著名的南京路——俗稱「大馬路」，那是上海購物的最佳去處。如果你偏愛霞飛路上高檔的商店，轉個彎，只要走幾分鐘就到。當夏日夜幕降臨的時候，你偶爾還可以聞到黃浦江水特有的那種氣息。沿著外灘散步，四周都是著名的外國高樓大廈，像匯豐銀行大廈和華懋飯店，你都會感到黃浦江就在你心上流淌，整座上海城在和你一起脈動。

我們的紅塵坊不大，包括幾條橫向的小弄堂。這可以說是它的另一個優點。大弄堂口開在金陵路上。現在，從弄口走出來，

越過一排房子，你就可以看見那棟名叫「中匯」的巍然高樓，這原是沈大哥的公館。沈大哥曾是赫赫有名的青幫大佬，現在流落香港，生活潦倒。因果報應，誰又能想得到？

紅塵坊的後弄堂朝向寧海路菜市場。要是你有一個不速之客來訪，你可以穿著拖鞋奔出弄堂，兩三分鐘就能買回一條活魚，那條魚還不停地張嘴呢。另外，在福建路上，紅塵坊還有另外兩個支弄堂口，附近全是小商店和水果、花卉、飲食攤頭，也有一些流動攤販。這裏的地段再方便不過了。

這大大小小的縱橫街弄，就是我們的紅塵坊。弄堂本身的構造其實也見證了上海的一段歷史。在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開放上海，西方列強把上海列為自由港，選了一些地塊作租界。在上海的洋人，自己缺乏足夠的能力來發掘這個城市的巨大潛力，於是就讓一些中國人也住進租界，不久，地產商們開始在租界裏建造住宅，賣給或租給中國人住。為了便於管理，這些住宅是同一建築風格，排在一起，像臨時的營房，一排又一排，從旁邊的小弄堂，也可以通向主弄堂。

紅塵坊和其他弄堂一樣，裏面大多數是石庫門房子。石庫門堪稱上海的典型民間住宅，兩層樓，石門框，還有個小天井。在租界時期，一棟石庫門房子原是為一家人居住而設計的，裏面不同的房間用處不同：廂房、客廳、前廳、餐廳、角落房、後間、

暗間，還有就是亭子間——這是廚房上面的，居於底層和二層之間的小間。

由於上海住房短缺，石庫門的一些房間就被租了出去。有人接著把這些房間一隔為二，甚至再隔，轉租給人。這樣一來，一間房間往往要住上一家人。你可能聽說過有這麼一部老少皆知的滑稽戲，戲名叫「七十二家房客」，故事就是講上海住房有多麼擁擠。紅塵坊的情況還沒到這個地步，我住的石庫門房子裏沒有超過十五家，你絕對可以相信我。

在紅塵坊，經濟條件不同的人家混住在一起。一層的廂房裏住著小本經營的商人、公司裏的高級職員，而普通的勞動階級則擠在後間或閣樓裏。說到亭子間，好像總是給阮囊羞澀的文人住的。你大概聽說過三十年代的「亭子間作家」吧？對文人來說實在也很合適，他們能從弄堂裏不斷接觸到新的靈感。

紅塵坊的生活來往互動，因此特別豐富多彩。可以說，你成了紅塵坊的一部分，而紅塵坊，也成了你的一部分。往那扇半啓的黑門望進去，你可以看見底層的門廳，不過，那裏早已改成了公用的廚房，有好幾家用的鍋碗瓢盆，還有煤球和煤球爐子，牆上是各家鴿籠一樣的小櫥櫃。大家住得擠，倒也不一定是壞事。你在這裏炒菜，同時可以學到鄰居做的各種地方風味菜式。如果你雨夜回家，淋得像隻落湯雞，不用擔心會著涼，鄰居趙娘舅正

在他的鍋裏做薑湯，而吳大姐也會在滾燙的薑湯裏加上一勺紅糖。你在天井用搓板洗衣服時，也不會感到單調乏味，劉阿婆和陳阿姨會告訴你這裏種種最新的消息和傳聞。有人說，上海人天生精明，會打交道，這當然不對。不過上海人從小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微型社會裏，漸漸也就學會了怎樣處理人際關係。

在石庫門裏，大家走動得很勤，在紅塵坊弄堂裏，也是如此。住房這樣逼仄，當然得有別處的空間。

紅塵坊可以說整天都充滿了活力——自然、輕鬆、自發。凌晨，天還灰蒙蒙的，女人穿著睡衣出來倒馬桶，雙眼還是睡意惺忪，接著便去菜場買菜，回來時，竹菜籃裏裝得滿滿的，開始在公用水槽裏洗洗弄弄，準備飯菜，還相互講述昨晚聽到的新鮮事。至於男人，早晨起來，伸伸懶腰，到外面打太極拳，泡上一杯龍井茶，哼哼京戲的唱段，有時也相互聊聊，談的不外乎新聞、天氣或時事。

到吃午飯時，在家裏的人會端著飯碗走出來，嘻笑聊天，夾一塊紅燒肉給你，換一片蒸帶魚給我。

晚上，紅塵坊裏人更多，也更來勁。男人在路燈下打撲克、下棋或搓麻將；婦女在閑聊，一邊織毛衣或洗衣服。夏天，有人把家裏的長竹椅或是席子搬出來。房間裏實在太熱啦，一些人都想睡在外面……

對，在這兒拐一下。別從晾著衣服的竹竿下穿過，還有水在滴呢。有個美國記者形容過，頭頂上的竹竿密密麻麻，掛滿各種顏色的衣服，好像印象派的繪畫作品。不過，按照老百姓的迷信說法，從女人的內衣下面走過，是不吉利的。你信不信無所謂，繞開總不會有錯。弄堂裏四通八達也自有好處，可以挑不同的路走。

好了，現在來到了紅塵坊的大弄堂口。

哦，看見有人提著竹椅子或木板凳，端著茶杯，拿著烟捲，搖著紙扇，聚攏到一起來了嗎？這就是我要告訴你有關這條弄堂的一件事：紅塵坊傍晚的聊天故事會。

鄰居之間下棋、打牌、聊天，你或許在其他弄堂都能見到。但是，紅塵坊晚上的故事會是別處絕對沒有的。甚至有的人搬離了紅塵坊，有時晚上還要回來，在這弄堂口談天說地。這可是個悠久的傳統了。只要天氣別太惡劣，總會有一批人——長久建立起來的聽眾群——來到弄堂口。這是為紅塵坊講的故事，講的也是與紅塵坊有關的掌故。

你或者會說，鄰居們聊聊天，有什麼了不得呀？那麼，我告訴你，也許因為是紅塵坊的風水，人們在這裏講得特別有想像力，充滿戲劇化的效果，能從身邊日常的瑣碎中發掘出一個故事，好比透過一粒沙粒來觀察整個世界。